●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成功的定義

如何評估一個體育項目或綜合運動會的成功？奧運會、世界盃、亞運會和全運會等大型賽事，是否僅僅憑順利完成舉辦即可被視為成功？事實上，從籌備到比賽結束的每一個細節，都至關重要，即使在過程中遇到不順利的情況，外界也不會察覺，但，最終結果順利完成就等於成功嗎？

2020年東京奧運因疫情延遲一年舉行，最終在閉門的情況下順利完成。同樣，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在疫情下的閉環式比賽也順利完成，然而，是否這就等於成功呢？回顧歷史，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一屆，主要原因在於其商業化運作模式，成功實現盈利。這與過去辦奧運會虧本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例如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面臨巨額債務，最終拖累了政府長達30年。後來的奧運會也出現了微利或虧損的情況，2004年雅典奧運會和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虧損情況就非常明顯。

去年巴黎奧運則因其極簡主義、重用舊場地及臨時搭建場地，去年比賽結束後宣布利潤約2,700萬歐元，但到今年6月最後一次董事會會議上確認最終利潤高達7,600萬歐元，這一數字比最初的預期高出近兩倍。巴黎作為旅遊熱點，在奧運會期間吸引了大量的國際遊客，航班增長39%，為法國帶來27億歐元的經濟效益。下一屆2028年洛杉磯將迎來第三次奧運會，美國同樣以商業化為主導，期待主辦方如何運用奧運賺取利潤。

觀察過往奧運，看來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將體育與旅遊結合，如套用於香港的話，現時啟德體育園具備良好的硬件設施，若能舉辦更多世界一流的體育項目，吸引更多遊客入場觀賽並在港消費，就能建立更「成功」的體育項目。例如，本周的女排世界聯賽、11月的世界級電競賽事，以及12月的WTT乒乓球總決賽，這些活動都將吸引大量大灣區的觀眾，從而帶來間接的旅遊收入。

現時香港的演唱會文化已經相當成熟，內地觀眾已經佔據入場觀眾的一半以上，即將在7月底舉行的兩場英超賽事，也會有不少門票流入大灣區。面對這樣的機會，我們應該計劃如何將旅遊與體育結合起來，特別是針對11月全運會在香港承辦的8個項目，可吸引來自各省市的運動員及其家人、朋友，成為一個可觀的客流量來源。假以時日，希望香港未來能在這方面持續發展，成為國際體育賽事的亮點。

方寸不亂

方芳

防騙意識太強

詐騙妨礙人與人的溝通，工作圈子有照片往來需要聯繫，其中一位就是不予搭理，多說幾句自我介紹，大家才敢確認對方身份。又如有一位失聯友人，因為她的手機頭像有點古怪，我以為是「騙子」，把她電話封鎖了，數年後才得予解封。說來，大家的防騙意識就是太強了。

到舊大埔墟火車站的法定古蹟「香港鐵路博物館」，正在太和站找出口之際，一位老街坊主動上前指明方向，可能參觀者多，老居民以此地標為榮；正當感受到大埔居民的熱情好客之道，過了太和橋有點迷惘，再向幾位年輕上班一族問路，對方竟急步匆匆而過，頭也不回，反差極大，想來也和防騙有關。

避免和陌生人搭訕是出於自保，在電視節目見得多，騙子都是經精心打扮的，衣着光鮮者和老弱婦孺都有，令人防不勝防。老一輩以前教導「路在口邊」，然而今時不同往日，「問路」有詐騙之嫌，那就交給機器吧，這天在元朗的大型商場內打轉，剛有機械人經過身邊，多口問了一句「港鐵站怎麼走呀？」機械人竟然答話可以帶路，本來正常步速的我們，跟着電腦機械人蟻步慢行，也是挺搞笑的。

人與人的溝通被電腦取代，是否一定省卻麻煩呢？事實卻又未必。一朋友就是從不問路，在陌生地段，只會依賴手機的步行導航，有次同往香港電影資料館看電影，約了在港鐵站同行。朋友的手機導航向左拐，我的記憶是向右轉，為免爭持，我決定陪她走一趟手機導航，結果導航繞了一個大圈子，回到剛才的路口，再帶向我記憶中的正確方向。導航沒有「行騙」，卻浪費了寶貴時間，也走了冤枉路，我們還要滿身大汗去看電影哩！朋友也為她的堅持有點不好意思，我倒不以為然，能夠讓事實證明，人腦有時比電腦聰明，會選擇捷徑，也正是我想要說的。

增強防騙意識確是有必要的。丈夫接獲老同學「借錢電話」，聲線是真人版，借錢的原因是「暫時周轉」，正因為丈夫的防騙意識太強，一下子就認定是騙徒的AI技術，事件在圈子傳開了，「借錢」同學當然否認有此一事。事後分析，「借錢疑案」有可能是真的，因為「借錢」單一目標且有選擇性，如果是通訊號被詐騙集團入侵，應該是群體中伏，不可能目標單一，對方還能說出求學時期的「花名」，來者似是熟人所為。姑勿論是真還是假，但凡涉及金錢，有違正常，一律以「詐騙」為前提防範，也是聰明自保之舉。

七嘴八舌

小臻

情懷

情懷是什麼？每個人對某種事、某個人、某種東西都與生俱來的偏愛及情意結，對喜歡工作投入感情、努力奉獻，久而久之對自己的行業關注度就增加，會因行業興旺、成功而自豪，因其衰落而悲傷，那是你把它當作事業而不止是一份工，你真的是打份工？心態同為事業奮鬥的心情怎會一樣，有些企業管理層自己無情懷，很難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

日前在鳳凰衛視香港台（85頻道）看到香港電影史紀錄片專輯《來吧！我是電影人》，發現是由香港泰吉影業有限公司與香港影業協會聯合香港電影界攜手製作。問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因何有此構想？他告知之所以製作香港電影史紀錄片專輯，是希望年輕影人了解香港六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的電影人是如何奮發向上，打造出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同時藉此向多年來為香港電影作出貢獻的台前幕後從業員致敬。紀錄片非牟利的，泰吉影業的林太是香港影業協會的副理事長，全資助製作，而參與特輯的影人包括主持人梁琤、吳沚默都不計酬金。洪祖星表示，我們提供給電視台播也是免費，也歡迎內地電視台向他們索取播放。

曾被稱為「東方荷里活」的香港，電影作品陪伴了亞洲一代又一代人成長，電影風光的背後是無數幕後人員默默的付出，人們只看到了銀幕上的光鮮亮麗，卻忽略了幕後人員的默默耕耘。

紀錄片邀請七八十年代以至今日的電影台前幕後從業員參與拍攝，包括出品人、製片人、導演、編劇、攝影師、美術指導、剪接師、劇照攝影師、演員等，通過訪問，把他們過往經歷及體驗，將香港電影精神、專業及經驗，輯錄成紀錄片，讓新一代青年人認識以往香港電影製作的點滴，並藉此保育香港最美好的文化之一，更希望藉此誘發對電影有興趣的年輕人，借鑒前人，重現香港電影光彩。

《來吧！我是電影人》共十集，第一集由功夫了得的導演袁和平、演員楊盼盼打頭陣，已於6月16日開播，然後是梁李少霞、黃家禧、黃百鳴、葉童、盧寶山、方浩源、李惠民、趙崇邦、薛家燕、徐小明、陳仲秋、李文志、吳寶玲、崔顯威、丁羽、鄧榮汞、馬玉成、鄺庭和、張炭、姜大衛、蔣國權、潘雄、麥振鴻、周國忠、邵音音、陳一奇、汪曼玲、陳十三、陳會毅、程小龍、洪祖星、藍凱莎玲。

曾幾何時，港產動作電影風靡一時，在國際電影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讓中華傳統文化隨着電影走向全世界，也讓全世界了解中國功夫。可是如今香港電影市場萎縮，製作處於低潮，日韓、東南亞本土電影的崛起，以及歐美電影文化的輸出，使得香港本土電影在製作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產量日漸減少。洪祖星就是個極愛香港電影業兼愛國愛港的影人，每當行業出現問題他都很「肉緊」，看不過眼就勇於發聲，指出問題不怕做「醜人」，圈中少有呀！其實他主要是做影片發行，甚少製作的，發行西片比港產片多，大賣的港片也沾不上邊，他不是為個人得益，只是熱愛電影幾十年，渴望香港電影重現光彩，這就是他的電影情懷。

百家廊

鍾倩

《老殘遊記》

「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走在曲水亭街上，柳絲裊娜，清風拂面，我不禁想起清代小說家劉鶚《老殘遊記》中的這句話，頓覺他並沒有走遠。

曲水亭街，是老城裏的一處幽靜所在。泉水是一種時間，老街巷是另一種時間，緩慢、靜寂。上午9點半剛過，路兩邊的商舖陸續開門營業，卸門板、擺商品，他們的臉上盈着一團慵懶、從容、自在，歲月的沉澱幻化為一種氣質，就像日夜奔流的曲水河，不爭不搶、不亢不卑。

在街巷之間漫步，走走停停，是把心靈交付給一條河的愜意。小吃、手作、非遺、妝造，各色文創店、咖啡店、小酒館，依次排開，令人眼花繚亂，不經意間撥動心弦，喚醒些許或深或淺的記憶。那入口即化的芙蓉酥，沒有奢華包裝，用手托在手裏，趁熱咬一口，回甘出媽媽的味道；售賣纏蜜的薛大爺，像個鄰家大叔，攤前的長方形白泡沫箱子，負責收集路人的目光。兩根短木棍，經過他布滿老繭的手掌，纏出時間深處的蜜，金黃、誘人，一滴一滴淌下來，捲起舌頭接住，溫故童年的味道。

老濟南酸蘸兒，正確的打開方式是「炫」——山楂去核，裹豆沙餡，糖漿為泉水和芝麻香油熬製，來一串「梅花烙」酸蘸兒，師傅「甩糖翅兒」的工夫，完勝天津人「甩糖風」。晶晶亮亮的糖翅兒，薄如蟬翼，舉在手裏，身後的柳條、水草、青瓦白牆都恰到好處地入了油畫框。

想想，老濟南人守着曲水河過日子，開門即泉，枕泉而眠，溪流繞屋，就連老宅窗台下、老屋床底下也有泉子，人與自然的肌膚相親，美好如斯。每天守着他們，就像面對一尊春天的佛。

如果有人要問，與當年老殘遊的濟南街巷有什麼不同，不過是換了種呈現方式——「從前慢」是理想，現代人的「慢」則是一種奢侈。離着老遠，陣陣悠揚的口琴聲灌耳入心，我快步上前，前面圍滿了人，只見一位大爺在專注吹奏。

老濟南人的骨子裏根植有「曲山藝海」的精神基因。無論是明湖居、芙蓉館，還是趵突泉白雪樓、千佛山聞韶台曲藝演出，曲調一響，落座即滿。記得《老殘遊記》中有處細節：聽客店茶房說，如去看白妞說書，一定要早去，「雖是（下午）1點鐘開唱，若到10點鐘去，便沒有座位的」。老殘當然不相信，他10點前來到了戲園子，戲台前100多張桌子已經坐滿，只好花錢弄了一張短板凳，在人縫裏坐下。時至今日，當年的熙攘盛景猶在。老殘穿越歷史看到這一幕，也會捋捋鬍鬚，笑瞇瞇說道：「甚好！甚好！」此刻，我右手成拳，左手成掌，行抱拳禮，大聲說一句：「老殘，小女子這廂有禮了！」

過起鳳橋，我看到好多簪花姑娘爭相打卡拍照；走西更道，透窗見綠，珍珠泉「躍進」眼中。此時，「東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廟」的濟南民謠有了具象表達。從府學文廟出來，老殘住過的旅店「高昇店」映入了我的眼簾。

青磚灰瓦，古樸盈面，走進院落，仍保留過去的歷史樣貌。一家知名品牌咖啡館入駐「高昇店」，但院落裏，處處可見「老殘足跡」。院子西南角處的民居，掛有「老殘遊記文化展示中心」的匾額，像極了老祖母的堂屋，如果沒記錯，這裏是東花牆子街14號原址。劉鶚的黑白照片、書法作品、奏摺抄本、傢具物什，多個版本的《老殘遊記》，緩緩引向一個人的孤獨與遼闊——不得不說，與劉鶚對話，需要閱歷的加持。他在濟南居住3年，逛遍街巷，飽覽風景，堪比沉浸式體驗。

天底下的大事，很多都是「歪打正着」，《老殘遊記》是「無心插柳」之作，他卻成為了天下泉城的「首席代言人」。但是，劉鶚的確很懂生活，展室內懸掛的一副書法楹聯令我頗感興趣：「閒翻花譜刪非種，時淪泉原活細鱗。」閒暇時分，校勘文獻，疏浚泉渠，文人雅士的格調呼之欲出，讓人好生艷羨。似乎，我們都被「那個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騙了。一個被遮蔽的「老殘」在此現身：治理黃河，收藏金石，研究甲骨文，還寫得一手好字，能觸摸到先賢的呼吸和心跳。

院內空間錯落有致，又獨具匠心。這邊咖啡師動作輕盈如燕，那邊綠植間長出故事。點一杯卡布奇諾，靜坐桌前，對面的園林造景搖曳生趣：墨西哥酒瓶蘭化身「垂柳」，白淨的蝴蝶蘭像是「泉水浪花」，「活潑的泉水」恍若噴湧而出。跟着老殘遊濟南，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了緩慢的美好與必須。為生活做「減法」，「少」即是「多」，「慢」即是「快」。曲水河日夜流淌，老街巷寂靜無聲，「高昇店」就在那裏，冥冥中傳遞出生活的智慧——像泉水那樣緩慢地活着，永不枯竭，永遠鮮活。

離開的時候，我發現，泉水已經進駐到我的心裏，泛起一渦晶亮。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鋼琴之家

探訪過幾個置有鋼琴的家庭，發覺懂彈鋼琴和喜歡鋼琴的，差不多平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好幾次問到鋼琴之家主人家中誰愛彈琴，得來A的答案：「是我，婚後多年沒彈過了。」B：「這琴本來為女兒買的，上過幾堂，她不感興趣，這琴便空置了。」還是C最坦白：「橫豎有地方……」

D和E甚至支吾一笑不語，相信答話一定也不外與C近似吧。這才明白，原來通常一般家庭環境好轉，新居寬敞以後，第一時間就想到需要一座鋼琴；鋼琴已成了不少中產家庭大廳中缺不了的添置之物，同時更是很多已為人父母者對稚齡兒女追求的高雅夢想，大概認為從這西方樂器中能發掘出一個未來音樂天才，這家庭才高端美滿。

可惜能完成這心願的家長，往往又是百分五十中之五十，因為音樂細胞不是每個人天生都有，也未必來自遺傳，萬一兒女興趣不在此，強迫也無用，父母不愛音樂，兒女喜歡音樂；或者父母熱愛音樂，兒女不愛音樂的情況十分普遍，碰上家長未必喜愛音樂，只迷戀鋼琴那份「高雅」象徵，一旦兒女不如祈望成不了鋼琴家的話，鋼琴空置日久，漸漸便成為主人眼中厭物也不足為奇。

聽過鋼琴賤價出讓甚至乾脆送人而無人問詢的故事嗎？無人認購或接收的二手鋼琴，真的落寞得一如音樂天才之懷才不遇。

最美麗的鋼琴故事莫如家庭中每個成員都愛音樂，當布拉姆斯的匈牙舞曲和貝多芬的歡樂頌傳出戶外令人悅耳的樂聲，那鋼琴便如附有靈魂般活躍起來，不枉投身此家了。

香港這樣美麗的家庭不少，有出自中產和基層的，應該還有三四歲便愛上鋼琴卻未被發現的未來沈靖韜，這有待音樂老師和家長留意發掘了，最重要還是出自家長細心的觀察和自然的鼓勵，當然，不是硬要喜歡科學文學的天才按琴鍵。

●鋼琴生命來自十個靈活指頭。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王欣

深水埗的豬潤麵

常常笑自己，本不應該是一個吃貨，腦袋裏卻時常裝着有關美食的記憶。來香港十餘年，當初在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同窗姓名，早已忘記得七七八八，卻仍記得走街串巷時品嘗過的美食，尤其是在什麼地方吃過什麼令我驚艷的食物， 記憶尤為深刻。

記得當年在中文大學讀書時，放學後，和一群內地來的同學到傳說中的平民美食天堂深水埗 「醫肚」，誤打誤撞走到一間大排長隊的茶餐廳外，白色的門面普普通通，但裏面坐滿了客人。當時是下午三四點鐘，我還記得有夥計走出來跟我們說，5點就要關門了，如果要「堂食」（在餐廳裏吃），用餐的時間可能會短。我們不顧店員「溫馨提示」，執意要排隊進去一探究竟。

好在不用等太久， 終於坐下，我們學其他街坊快速地叫了店家最出名的豬潤麵，麵底是香港茶餐廳通用的「公仔麵」，湯底是用牛肉、豬潤、新鮮薑片煮出來，明亮清澈鮮香，竟沒有一點肉湯的「污濁感」。本以為這種清湯煮出來的豬潤會腥膩，但有了生薑的加持，令軟糯的豬潤提升了一個檔次，一口咬下去彈牙多汁，清甜可口，完全顛覆了我們對豬潤吃法的認知。公仔麵作為麵底，把「港式風格」發揚光大，幾乎沒有哪個香港人不喜歡公仔麵的，早餐的選項裏，ABCD幾乎都有它的身影。

喝上一口湯，再吃上一口豬潤，愜意無比。幾種極為簡單的食材匯聚在一起，經過適當火候的烹煮，便有了這簡單的一碗人間美味，讓人欲罷不能。我們還叫了一種叫「咖央西多」的食物，西多士（切片麵包）是炸好的，帶有濃郁的黃油和煎蛋香氣，裏面加入厚厚的自家製咖央醬，椰香撲面而來。 如果不嫌太甜，可以在西多士外面再塗上一層楓糖漿，一口咬下去，鬆軟香甜，雖然心存罪惡感，但口鼻卻抵擋不住那香氣的誘惑。

有意思的是，後來，由於顧客實在太多，店家又在旁邊開了間一模一樣的豬潤麵舖子，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從早上6點半開始就有人光顧，到下午5點準時打烊，兩間舖子挺過了疫情的慘淡市況，維持一貫的水準，到現在依然在深水埗平民美食榜上排名靠前。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詩仙李白作為「飲者」留名千古。而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可以說，唯有「吃貨」留其名，寂不寂寞不重要，留不留名不重要，吃到肚子裏才是最踏實、最實際的吧！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我們的鄉愁

我是個很孤僻的人，對朋友要求極高，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江冰先生是其中之一。

與江冰相識，是在我的作品研討會上。那年初冬，廣東省作協為我的電影、小說《愛不可及》舉辦研討會，主辦方請來的嘉賓中就有我之前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的江冰，江冰彼時是廣東財經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中國小說學會副秘書長，對於我當時僅在網絡發表，尚未正式出版的，被定義為網絡小說的作品給出的評論與眾不同，他說的「相對於網絡時代小說快速、碎片化的特點，伍呆呆的小說更偏向於傳統文學寫作，敘事方式和語詞更為嚴謹、精緻」的評論深得我心，因此便一下子記住了這個儒雅、溫潤，講話雖溫和但卻鏗鏘有力的學者。

後來便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很尊敬地稱江冰為老師，不時與他在網上交流彼此新寫的文章，江冰偶爾會指點我幾句，亦會毫不吝嗇地誇讚我寫得還算好的篇章，絲毫沒有老師和長者的架子，時日一長，便成了朋友。

成為朋友後就和江冰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我的父輩皆是軍人，江冰亦是自幼生長在軍區大院。我的父親早早由部隊轉業至鐵路局，我自小便跟隨父親天南地北四處搬遷，我在我的文章裏把自己稱作「游牧民族」，江冰亦是隨着軍人父親從此鄉到彼鄉，在他的筆下，「父母居住地即故鄉」。同樣是軍人子弟，我們的心底都有着相同的缺失，大抵就是那種四處漂泊無處安放的鄉愁，我的文字裏極少提及「鄉愁」，但江冰與我兩樣，他大刀闊斧地寫了一本《嶺南鄉愁》。

讀《嶺南鄉愁》的時候我是慚愧的。我生長在嶺南，不再隨父親四處搬遷後，安定下來，在深圳一住就是三十餘年，卻極少去寫嶺南。江冰是嶺南人眼中的「外來者」，他自異鄉來，住在廣州，卻是實實在在地將嶺南當作故鄉，一面在大學教書、一面研究嶺南文化、一面寫嶺南的種種。

在江冰的《嶺南鄉愁》裏，他從「嶺南之南」寫到「嶺南之北」、從「嶺南之西」寫到「嶺南之東」、從廣州的中秋月寫到深圳的沙井蠔、從禪城佛山的古風寫到東莞南社的祠堂、從韶關的梅關古道寫到清遠的深幽大山、從肇慶的端硯寫到高州的冼夫人、從僑鄉台山寫到梅州客家……與江冰儒雅溫潤的外表不同，他的文字簡潔而質樸，嶺南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以及每一處獨特的吃食，被他一點一滴地書寫成一紙厚重的畫卷，如他寫的「我的鄉愁猶如一張拼圖」，這張拼圖裏，嵌着他說的「或許，生命中缺什麼就更珍惜什麼」和「我通過寫作尋找內心的故鄉家園」。

在江冰先生的眼中，那幅鄉愁的拼圖是這樣的：「大至地域小至生活空間對於個人無可置疑的影響，每個人都是那個地域那個空間裏生長的一根青藤，一旦機緣相遇、一旦生命相連，哪怕短暫，即刻呈現差異性——那麼鮮明，那麼不可調和，背後依稀可見青藤生長的本土。」

相信在他和我和更多的遊子心中，那根青藤永遠在夢中頑強地生長。